

历史文本演化下的人物形象变迁： 以萧山楼英传记为例

郑 洪

提 要：文献多有明代浙江萧山名医楼英入京为明太祖朱元璋治病的记载，但考查明清至今方志、宗谱中的楼英传记，发现这是一个在文本修饰中不断演化、加上口头传扬而形成的故事。精英阶层在楼英传记中为其“儒而未仕”进行委婉修饰，却促进了大众文化中楼英形象的“神仙化”转变，有必要通过文本回溯进行区分，慎重书写现代史志文本。

关键词：地方志 宗谱 楼英 传记

楼英（1332—1402），字全善，明代初年浙江萧山著名医家，著有《医学纲目》。该著在学术上影响巨大，受到国内医学界重视，也影响了日本、朝鲜的古代医学。^①其家乡萧山楼塔镇有楼英墓，楼氏祠堂中也供奉有其画像，其后人以“神仙太公”奉之。

由于楼英的影响，现代多种史志都收录他的生平事略，其中均突出地记载他曾为明太祖朱元璋诊病之事。如《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记载：“楼英……明洪武时，曾被朱元璋召到南京，拟任为太医，以年迈力辞归乡。”^②中医高等院校教科书《中国医学史》则称：“洪武中（公元1368—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召楼英到南京治病，后楼英以老病为由辞归。”^③类似记载还见于《浙江省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中医大辞典》（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中国宫廷医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等。

但在清代官修《古今图书集成》“医术名流列传”中，关于楼英生平只有极为简单的一句话“萧山人，字全善，精于医，居玄度岩”^④。楼英事迹的新资料从何而来呢？从文献查考，其现代出处主要是近人周明道编制的“楼英年表”，该表将楼英生平的大事系年有的精确到月份，颇有贡献。其中与前述有关的为以下2条：“1377洪武十年。公46岁。医名播于江湖，闻于朝署。朱元璋患病召见，‘入京调治，俱合上意，赐官医院’。公以老病为由，具表申谢。八月，朱元璋下诏，同意‘以老赐归’。”“1381洪武十四年。公50岁。临淮丞孟恪以名医举天官。公奋然曰：‘吾之医得于天授，将以济吾，欲乃不俾于行，是违于天也。’……”^⑤

这两条读来不无存疑之处。除了无文献出处外，内容也有可商之处。如第一条楼英仅46岁“以老赐归”，似不合情理；第二条，受荐“举天官”，楼英何以“奋然”不满？进一步考察，发觉

① 例如朝鲜医著《东医宝鉴》《东医寿世保元》，日本医著《灵枢三注》《医方问余》《病名汇解》等都较多引述《医学纲目》的内容。

② 李经纬、程之范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

③ 甄志亚主编：《中国医学史》，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364页。

④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第12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年，第288页。

⑤ 周明道：《楼英研究》，中华全国中医学会浙江省绍兴市分会印，1986年，第7页。该年表又曾发表于《中华医史杂志》1984年第3期，并被收入1985年《中医药年鉴》，产生较大影响。

楼英传记文本的古今演变轨迹颇为特殊，对如何对待和利用古代传记资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案例。兹考述如下。

一 明清方志中楼英传记比较

《古今图书集成》中注明楼英小传出自《绍兴府志》，经查，楼英所在萧山县，府、省三级志书都有其传记，见表1。

表1 浙江地方志中的楼英父子传记比较表

类别	志名	楼英传	楼宗望传
县志	嘉靖《萧山县志》卷6方技	楼公爽，字全善，性孝，耆[嗜]学博览，尤精于医，居玄度岩，有《仙岩文集》2卷、《气运类注》4卷、《医学纲目》30卷行于世	精于医术。永乐间，朝廷召取问疾，遣使往来迎送，赐予纱衣宝钞甚厚
	万历《萧山县志》卷6方技	同上	同上
	康熙《萧山县志》卷19人物·方技	楼英，一名公爽，字全善，性孝，耆[嗜]学博览，尤精于医，居元度岩，有《仙岩文集》4卷、《气运类注》4卷、《医学纲目》30卷行世	精于医术，永乐间，召至京师，赐予甚厚
	乾隆《萧山县志》卷30人物·方技	楼英，一名公爽，字全善，精于医，居元度岩，有《仙岩文集》2卷、《气运类注》4卷、《医学纲目》40卷	精医术，永乐间，召至京师，赐纱衣宝钞
	民国《萧山县志稿》卷21方技	楼英，一名公爽，字全善，夙出儒家，长于易，洞阴阳消息之宜，知元室将乱，不求仕进，平居寻绎《内经》及诸方药，妙究其蕴，医大有名。又与金华戴思恭原礼友善，戴得名医朱丹溪之传，英与讲论析合无间，名益著闻。洪武中临淮丞孟恪荐之太祖，召见，以老赐归。所著有《医学纲目》40卷、《内经运气类注》4卷、《仙岩文集》2卷，及《参同契药物火候论释》《仙岩日录》《杂效》若干篇。洪武二十二年卒，年七十（更纂）	楼宗望，精医术。永乐间召至京，赐纱衣宝钞
	《萧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明洪武年间，曾为明太祖治愈大病，旋任职太医院。后以年老辞归	同上

(续表)

类别	志名	楼英传	楼宗望传
府志	万历《绍兴府志》卷49 人物·方技	楼英, 萧山人, 字全善, 精于医, 居玄度岩, 有《仙岩文集》2卷, 又著《气运类注》4卷, 《医学纲目》40卷	萧山人, 亦以医名。永乐间, 召至京师, 赐予甚厚
	(张三异) 康熙《绍兴府志》卷57 人物·方技	同上(其中“玄”避讳作“元”)。	同上
	(俞卿) 康熙《绍兴府志》卷57 人物·方技	同上	同上
	乾隆《绍兴府志》卷70 人物·方技	同上	同上
省志	嘉靖《浙江通志》	无	无
	康熙《浙江通志》卷42 方技	楼英, 字全善, 萧山人, 著《气运类注》4卷, 《医学纲目》40卷。王应华传其学	无
	雍正《浙江通志》卷197	楼英(弘治《绍兴府志》)萧山人, 精医术, 被召至京, 以老疾辞归。著有《仙岩文集》2卷, 《运气类注》4卷, 《医学纲目》39卷	无
	《浙江省人物志》(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	……洪武年间, 太祖朱元璋患病, 因临淮(今安徽凤阳)丞孟恪的推荐, 应召入宫, 旋任职太医院。年老辞归故乡	无

从表1可见, 在民国以前, 楼英传记的差别并不大, 唯著作书名和卷数说法略有不同。到雍正《浙江通志》出现第一次变化, 增加了“被召至京, 以老疾辞归”一语; 再到民国《萧山县志》, 传说文本始出现大幅度增加, 而当代新方志的记载又更具体了。

雍正《浙江通志》以严谨著称, 其“传述旧闻, 恪遵内廷编纂之例, 悉征引原文, 标列书目, 以备考索”, 书中楼英传记标明出处为“弘治《绍兴府志》”。但弘治《绍兴府志》其实是

一本未曾刊行的著作。王国维在考证万历《绍兴府志》时说：“越志自嘉泰、开庆二志后，迄明之中叶，未尝续修。弘治中训导戴冠、嘉靖初知府南大吉相继修之。戴书未刻，藏张元忬家，南书亦止刻十二卷而未竟。万历中萧良榦知府事，乃延元忬与孙矿共修之，即此志也。”^① 万历《绍兴府志》张元忬序言也说，“弘、嘉之际，戴训、南守两尝辑之而卒不就”，后来由张父“于郡两公遗稿购而藏之笥中”^②。也就是说，张元忬参与修万历志时，是有弘治《绍兴府志》稿本作参考的。不过，万历志在很多地方并未完全采用弘治志的内容，其原因或许从该书对弘治志的评价中可以窥知，“繁简无法且笔力萎弱，不脱学究气，又誊写差谬甚”^③。

弘治《绍兴府志》的原稿到清初仍然保存，雍正《浙江通志》对其有多处引用，经比对，所引很多内容确实为万历《绍兴府志》所无，说明弘治志在资料方面是有独特之处的，但有不少未被万历志采用。具体到楼英传，如果雍正《浙江通志》内容确实完全来自弘治志，那么说明弘治志已记载楼英“被召至京，以老疾辞归”之事。根据万历《绍兴府志》序言，该志人物部分正是由张元忬负责的，他应该能看到这些内容，但最终万历志中的楼英传没有采用这一说法，而是依照《萧山县志》的记载来写。张元忬称其修史是“不徇迹而逆心，必考衷而求是”^④，不知是否对此事存疑？

对以上问题，以及后来方志中新增内容的出处，需要结合《仙岩楼氏宗谱》来讨论。

二 《仙岩楼氏宗谱》中的楼英资料

《仙岩楼氏宗谱》（以下简称《宗谱》）是楼氏家族族谱。其后人楼岳中曾介绍该谱历次修撰情况：最早一次是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其后有乾隆五年（1740）、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四十三年、嘉庆四年（1799）、嘉庆二十四年、道光十八年（1838）、咸丰八年（1858）、同治七年（1868）……大致每20年一修。^⑤ 上述清代宗谱，仅有部分残卷藏于上海图书馆，其中道光本、同治本均有楼英列传及相关文献，内容基本一致，推测都是从康熙本沿袭下来的。

（一）有关楼英被举荐情况的记载及分析。《宗谱》中有一些很重要的一手资料。如洪武三十年（1397）申屠澂为楼英作的《清燕楼记》、文人黄邻为楼英所作的《全斋记》，以及楼英去世后官员王景所作的《全善先生楼府君墓铭》（以下简称《墓铭》）。前两篇，完全没有提到楼英应召上京的事。而王景一文最重要，原因之一是此文作于楼英甫去世不久，有盖棺论定的意义；其二是作者身份特殊。

王景，《明史》有传：“字景彰……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实录》。”^⑥ 可见其对洪武一朝史事最为熟悉。他是受楼英儿子楼宗望的请求而作《墓铭》的。《墓铭》如此记载：“（楼英）声誉播于江湖，闻于朝署，朝廷将遂用之，以老得赐归。未几临淮丞孟恪以各（注：疑当作“名”）医举天官，以前例沮。奋然曰：吾之医得于天授，将以济吾欲，乃今不俾于行，是违于天也。”^⑦

文中所记，与雍正《浙江通志》中所引弘治《绍兴府志》楼英传“被召至京，以老疾辞

① 王国维：《传书堂藏书志》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370页。

② 万历《绍兴府志》卷首张元忬《绍兴府志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③ 万历《绍兴府志》卷50《序志》，第3326页。

④ 万历《绍兴府志》卷首张元忬《绍兴府志序》，第14页。

⑤ 参见楼岳中：《楼塔往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5—246页。

⑥ 张廷玉：《明史》卷152《董伦传附王景传》，岳麓书社，1996年，第2247页。

⑦ 王景：《全善先生楼府君墓铭》，《仙岩楼氏宗谱·墓铭》，道光戊戌（1838）刻本，第2页。

归”一语，在含义上有着明显的不同。《墓铭》中用词为“举”，即荐举。在明洪武时，荐举一度成为重要的人才来源。《明史·选举志》说：“时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荐，下至仓、库、司局诸杂流，亦令举文学才干之士。其被荐而至者，又令转荐。以故山林岩穴、草茅穷居，无不获自达于上，由布衣而登大僚者，不可胜计。”^①被荐举者“有司礼送京师”^②，有的受到朱元璋接见，幸运的话可一步登天。如《涌幢小品》载：“国初，四明人王桓与二儒者同赴召，见太祖于便殿……其一儒对曰：‘臣业医。’上曰：‘卿为医，亦知蜜有苦而胆有甜者乎？’对曰：‘蜂酿黄连花则蜜苦，猿猴食果多则胆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③

由此可见，王景所说“闻于朝署”“将遂用之”，应是指楼英受到荐举，并非由于明太祖有病而专门征医。被荐者如获接见，大多是集体性接见，例如吏部曾一次性安排所举的经明行修之士3700余人觐见^④，所以楼英与明太祖未必有单独接触。最终楼英因年龄问题被“赐归”。后来官员孟恪再次举荐，“以前例沮”，即仍然以同一理由退回，未能任职。

总之，楼英被荐举却以年老而“赐归”，仕进之心并未如愿，后来传记说成“被召”而“辞归”，则从被动变为主动，这可看出修饰的痕迹。

(二) 楼英“受召”传闻的演化。在道光《宗谱》中，有两篇楼英传。其中一篇没有标题，从格式看是正式的宗谱列传，内容相当详细，有生卒年月、妻子和子嗣情况等，还记录楼英“夜行遇一女子，公使婢守之达旦，人称不乱”^⑤等轶事，并无一字提到进京、受荐之事。另一篇标题为“全善公列传”的文章，则对楼英“受召”情况作了生动的描述：“遨游金陵，明太祖高皇帝闻名召见，调治俱合上意，令官医院，固辞还山。其于经行羁旅之间，所遇危急存亡之疾，苏者百数十人……”^⑥这两份小传同存于《宗谱》，给后人带来很大疑问。结合其他资料，笔者认为“全善公列传”可靠程度不高，有编造的痕迹。

楼岳中介绍过《宗谱》修撰情况。楼英儿子楼师儒在世时，曾参与修族谱事务；明清之际，有楼京任搜罗各户家谱遗文，编纂了一世至三十世的世序系统，并为多人写了简传，据称其遗稿“大多在后来的《仙岩楼氏宗谱》中被采纳转载”^⑦。根据内容，笔者认为没有标题的小传可能就是楼京任或更早传下来的，较为质实，未提晋京之事。而“全善公列传”一文，则可能是清康熙时首次修《宗谱》时加入的。按楼岳中所述，修撰康熙《宗谱》时有一位关键人物叫楼逢伦，“宗谱文字几乎全是他一人所撰”，内容不无“编造”之处，例如编造过其叔楼京淮寻访、捡拾父亲遗骨归葬楼塔的故事。^⑧楼岳中指出：“现世许多人以为，家谱历代都在有序地记录，并且是真实、详尽、完整的，现在你该明白了，这是想当然的错误。家谱有断层、有遗漏、有残缺、有失实，应作如是观。”^⑨虽然楼岳中没有否定楼英进京受封之事^⑩，但从这一背景来看，

① 张廷玉：《明史》卷47《选举志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998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2《太祖二》，第21页。

③ 朱国祯著：《涌幢小品》卷8《召问命官》，中华书局，1959年，第163页。

④ 《明太祖实录》卷148，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己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勘本，1962年，第2330页。

⑤ 《仙岩楼氏宗谱·列传》，第1页。

⑥ 佚名：《全善公列传》，《仙岩楼氏宗谱·列传》，第1页。

⑦ 楼岳中：《楼塔往事》，第232页。

⑧ 参见楼岳中：《楼塔往事》，第294页。

⑨ 楼岳中：《楼塔往事》，第233页。

⑩ 楼岳中所撰“楼英墓志”有“洪武中，诏治太祖疾愈，拟宣太医官，然公淡泊利禄，坚辞不受，乃赐还乡”之语。见楼岳中《楼塔往事》，第127页。

笔者认为“全善公列传”的这些记载也属于失实之列。至于增添的内容从何而来，很有可能是糅合了其子楼宗望的事迹而成。

楼宗望曾受召进京为永乐皇帝诊治，后来辞归，是一直为志书记录的史实。《宗谱》中有“宗望公列传”，所记如下：“明成祖永乐丙申，圣躬不豫，□公名者奏笺东宫，敕令内使龚正督府判熊以渊聘往，药石有效，赐官不受，诏武士[生]蒋公驰担。”^①这里提到的人物，基本符合史实。永乐丙申年（1416），熊以渊曾任萧山县丞，后升任杭州府通判，对楼宗望应该比较了解。“武士蒋公”应为“武生蒋公”，即时任太医院使的蒋用文（字武生）。

另外，明人蔡大绩《古永兴往哲记》一书还记载了楼宗望旅途往返中的一则医案：“尝过嘉兴，泊舟水次，乃富家翁后门也。闻其内哭声甚喧，叩其仆曰：何故哭？答曰：有产妇不能下，死矣。今身且冷，但气不绝耳。楼曰：吾能生之，若为报主人。主人出，迎入中室，则众医犹未散，笑谓先生来晚晴楼，请诊视之。诊毕，楼贺主人翁曰：恭喜得令孙。主人翁曰：但得生死好，且出意外，安敢覬觐孙乎？楼命以汤沃其胸腹四肢，久将自软，儿必下，将临盆，亟来报我。已而果然，儿卒不得下。楼以银针刺其妇大指，妇惊缩其足，而儿下矣，母子皆全。主人翁大喜，设盛饌享之，酬以帛、金币，楼却不受。众医咸请北面，楼亦不传其术。嘉兴人至今以为神仙焉。”^②

这件事与“全善公列传”说楼英“经行羁旅”间为人治病的故事相似，而“宗望公列传”反而没有类似记载。更可注意的是，上文对楼宗望的记述中出现了“神仙”二字，而楼氏后裔则奉楼英为“神仙太公”。所以，笔者认为，由于楼英父子均以医术闻名，他们的事迹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出现混淆。由于楼英是父辈，又是名著《医学纲目》作者，所以许多传说归到他的名下。如果楼英真的曾为明太祖治病，前人没有理由略而不记，而只记其儿子楼宗望为明成祖治病。

与楼英传记内容不断增加相比，楼宗望的传记在数百年间一直只有了了数语，未见增减，省级志书对其更略而不提。甚至主要研究御医的《中国宫廷医学》一书，也记楼英而不记楼宗望。这或许也反映着宗族社会的某性特点。

三 楼英受荐举时间考

楼英曾两次被举荐，文献并未记载具体是何年，周明道“楼英年表”将时间定为洪武十年及十四年，其依据未详。洪武十年时楼英46岁，方当盛年，以老“赐归”并无道理。由于各种文献都没有具体说到被举荐的时间，无从查考。但王景《墓铭》中提到第二次举荐者为“临淮丞孟恪”，可依此线索查考此次时间。

临淮县属安徽府。经查，明清《临淮县志》《凤阳府志》《中都志》等记载洪武年间的临淮县丞，并无孟恪，如康熙《临淮县志》仅载洪武二十八年（1395）王翥任该县县丞，此后就到永乐十三年（1415）的刘源。^③但孟恪确有其人，宣统《诸暨县志》卷24科第表中记载有该县籍有孟恪者于洪武二十年受荐举，“官南京常熟县教谕”^④。再查嘉靖《常熟县志》，卷5载该县教谕任职者载，“孟恪，浙江诸暨人，永乐十二年”。据此，诸暨人孟恪在洪武二十年获荐举，永乐十二年才任常熟县教谕，其间有27年之久，不排除当过一任临淮县丞的可能，只是志书失

① 佚名：《宗望公列传》，《仙岩楼氏宗谱·列传》，第1页。

② 蔡大绩：《古永兴往哲记》方伎部《楼宗望》，萧山丛书本。

③ 参见康熙《临淮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第188页。

④ 宣统《诸暨县志》卷24《科第表》，宣统二年（1910）刻本，第23页。

录。其任职时间，应当在1387—1395年之间。

那么孟恪何时推荐楼英呢？两次推荐之间，《墓铭》以“未几”来形容，应该相隔不远。在孟恪获荐举出仕的前后，正好有3次相关的举荐诏令：洪武十九年（1386），“秋七月癸未，诏举经明行修练达时务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备顾问；六十以下，于六部、布按二司用之”；^①

洪武二十二年“八月乙卯，诏天下举高年有德识时务者”；^② 洪武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授耆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③。

这3次荐举都是针对年龄较大者。楼英第一次受荐举可能就是1386年这一次，其时楼英55岁。这次受荐举，《墓铭》并没有记载以什么名义，有可能是儒士身份。按当时诏令来说，55岁并不算老，那么楼英应该是未被选上，《墓铭》“以老得赐归”只是委婉其辞而已。

1389年或1390年，孟恪可能已经任职临淮丞，这两次诏令特意要求“高年”或“耆民”，所以孟恪完全有理由再次举荐年近60的楼英。而且他“以名医举天官”，“天官”者，应取《周礼·天官》中“医师”之典，意指荐入太医院。这更体现楼英的长处。但不知何故，却仍然未被接纳。难怪令楼英“奋然”，发出“是违于天也”的不平之语。这也成为他更加努力完善《医学纲目》的动力，最终在1396年完成巨著。相比之下，这比楼英年表所说的受荐时间要更为合理。

余论：文本与传说中的形象变迁

在一代代的传说中，楼英的事迹渐渐被层叠构建，增添着新的内容。

（一）方志文本的修饰变迁。根据本文所考，楼英晚年曾被举荐，但因年老被婉拒授官。对这件事，《墓铭》作了原始的陈述。但在弘治《绍兴府志》中，被表述为“被召”和“辞归”，该志虽然是这种提法目前所见的最早出处，但它应当也是参考彼时的《萧山县志》而来。有可能明代中期以前的地方志都是这样记载楼英生平的，只是嘉靖以前的多种《萧山县志》《绍兴府志》现今均已无存，无法查实。根据资料，楼英的侄子楼维观在永乐二十年（1422）被推荐参修《萧山邑志》《绍兴府志》，这种美化或者与他有关。^④

但至少从嘉靖《萧山县志》开始，楼英传中就没有了“被召”的提法。大多数情况下，后修的志书多会沿袭前修，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或与嘉靖《萧山县志》的编修情况有一定关系。该志主持者林策在后序中说：“萧旧有志，正德以来迄今几四十年，其梓漫漶，不存十一。”他后来寻求到田惟怙所修旧志的两种版本，发现前后不同颇多，感慨“其先后异闻如是，则知旧志之所未及与田公所未暇正者，固不能无待”，于是命人“旁搜博猎，订论补漏”^⑤。从这个过程来看，或许旧志中的楼英传散失，执笔者根据访得情况，在新撰成的楼英传不提“被召至京，以老疾辞归”，改记其“性孝，嗜学博览”“居元度岩”。

值得一提的还有新加入的“居元度岩”几个字。方志传记文笔极简，为何加入这几个关系

① 张廷玉：《明史》卷3《太祖三》，岳麓书社，1996年，第24页。

② 张廷玉：《明史》卷3《太祖三》，第25页。

③ 张廷玉：《明史》卷3《太祖三》，第26页。

④ 参见楼岳中：《楼塔往事》，第45页。

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148—149页。

不大的字？楼岳中认为这“是后人和外人依想象和神秘化的需要而杜撰的”^①。元度岩也就是仙岩，得名于东晋名士许询（字玄度）。许询在晋时以清谈名士著称，然而其形像在民间已演变成修炼学仙之士，乾隆《萧山县志》曾辨疑说：“按，《志》称为许询修炼之所，故名其岩。《县志刊误》谓‘询与支遁游，未闻学仙’，其说是也。考《世说》，询居永兴南幽穴中，或即此岩。至仙人洞之名，或别有学仙者居此，俗遂合为元度一人耳。”^②

楼英“隐居仙岩”其实在《墓铭》中已出现。王景在《墓铭》中反复强调楼英是个儒生，绝不会有意营造楼英修炼的形像，应该只是记载事实。但嘉靖《萧山县志》在短短数语的传记中特意写楼英“居元度岩”，隐隐有将他与许询相类比之意，这与嘉靖朝崇尚道教之风或不无关系。县志的记载，对楼英形象的“神仙化”可能起了催化作用。

总之，自嘉靖时起，关于楼英传就有了两个版本。万历《绍兴府志》选择了嘉靖《萧山县志》的版本，雍正《浙江通志》却选择了弘治《绍兴府志》的版本。结合《宗谱》的大多数资料来看，嘉靖《萧山县志》应该更符合实际。

到民国修《萧山县志》时，显然受到了《宗谱》的影响，对楼英传又进行了更多增补，并且标明“更纂”，即重新立传。传中采信了楼英被召之事，补充了孟恪举荐的细节。不过，也没有说是去给明太祖治病。其实《宗谱》的“全善公列传”说楼英“调治俱合上意”，也都没有明说就是治朱元璋的病。但字里行间，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再结合楼宗望被召去治疗明成祖的事例，又加深了这种印象。最终，在当代的新修志书的文本中，出现了楼英“曾为明太祖治愈大病”“任职太医院”^③这样的传记异变，形成了一个当地称为“父子医师医父子皇帝”的故事文本。

在以上各时期的方志中，我们看到文本不断被修饰的过程。这种修饰每次都会带来更多的“合理”推论，放大了修饰的效果，推动着楼英事迹的演化。

（二）从儒到仙的形象转化。楼英的形象，从一位儒生而变成“神仙太公”，其过程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楼英友人在提到他时，往往不离“儒”字，例如申屠澂为他作《全箴》，小序中说“全善盖儒而隐于医者”^④。王景在《墓铭》中说：“先生儒家子，少嗜书尚志……专尚力行于经史，天文地理无所不习，而尤容邃于医，唯不好佛老。”在铭中再次强调他“唯儒之醇”“摈斥佛老”，说明楼英不喜佛道。王景从儒家观点出发评价楼英：“然使其用世，当大振于时，而卒止于是，惜哉！此固天之已定，而非人之所能胜也。使先生一用儒术以惠斯民，岂不能早致身于要路！然非人之所以必也。”^⑤王景其实与楼英并不相熟，他受戴原礼之托写《墓铭》，基本资料应来自楼宗望与戴原礼。楼英友人所表达惋惜之情，以及楼英在荐举失败后的“奋然”，正反映着时人以业儒仕进为正途的观念。

楼英的“遗憾”，其实在他父亲楼友贤身上已经有体现了。楼友贤与胡允文、杨维禎、郭思道并称“四俊”，其余三人先后出仕，唯独楼友贤没有出仕。钱宰所作“处士友贤公传”中这样说：“君子之道，夫岂以穷达而有间也？处士之少与四俊，并称三子者虽皆占科名，登仕版，而

① 楼岳中：《楼塔往事》，第102页。

②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明清萧山县志》，第652页。

③ 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萧山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07页。

④ 申屠澂：《全箴》，《仙岩楼氏宗谱·文集》，第1页。

⑤ 王景：《全善先生楼府君墓铭》，《仙岩楼氏宗谱·墓铭》，第3页。

或弗克终。惟终士文行独无愧于终始。”^①以出仕者未必得善终来安慰楼氏家人。

不过，在后人的传述中，楼英的形象越来越趋向于“仙”的一面。前面提到《墓铭》中记载楼英“隐居仙岩”，可能侧重的是“隐居”二字，仕不成则隐，这也是儒家的传统。但是仙岩由于有许询学仙的传说，这也很容易使人联想为道家的仙隐。咸丰本《宗谱》收有后人所作的“全善仙祖尘下拙律志感”组诗，其中有“云门著述早修真”^②之句，所称“仙祖”“修真”，已见其偏于道流的形象。又载有《仙岩全斋公幼科金针序》，其中说楼英“幼通易道，性薄尘寰，隐居仙岩，烧丹炼药”^③，更形容成为一个术士形象。楼岳中先生评价称这“从文字上使楼英的形象进入人神交融的境界”^④，加之乡人在建云门寺时为楼英塑神像，后来又在楼塔的祠堂设其神像，神像前还设签筒求取“太公仙方”等，正式形成了不少著作中所称道的“神仙太公”^⑤形象。

在这种形象的变迁中，实则可以窥探古代精英士人与普通民众心态的差异。古代士人始终视医学为小道，所以特别强调楼英是“隐于医”的儒者，认为非此不足以尊重。然普通民众更津津乐道的，则是名医治病的神奇故事。民间不但乐于相信楼英曾晋京治疗朱元璋，而且还衍生出更有趣的版本，说楼英曾为马皇后治病，巧用朱元璋的玉珮为药引而使其获愈，这是中医“药引子”的来历。^⑥其家乡还出现一种习俗，人们在患病时，去到楼英神像前求签乞方，成为一种民间崇拜。楼岳中作诗批评这种现象：“医纲十部非图报，千年不绝瞻拜人。”^⑦认为完全歪曲了楼英的真正身份。

楼英真正身份与民间形像的差异，就是这样在多重文本修饰与传闻中逐渐形成的。家谱和方志由精英文人书写，传说则体现民众愿望，前者未必事事真实，后者也并非没有意义。例如包含多个故事的楼英传说，在今天被列为萧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每年还举办祭拜楼英的仪式，成为了地方文化的组成部分。

楼英是儒士、医家还是神仙，在不同传播载体中有不同说法，所记录的其实都是真实的观念史，其中折射着精英与大众的文化观念差异。当前学术界对“精英和文本的思想史与民间社会民众观念的思想史”^⑧两者的价值都给予重视，然而对于历史来说，毕竟不应以“口头传说”代替史实。史实与传说虽然都属于“文化”，但性质不同，有必要通过文本回溯进行区分。尤其是史志性质文本的现代书写，需要辨析流变，避免一误再误。

（作者单位：浙江中医药大学）

本文责编：周全

① 钱宰：《处士友贤公传》，《仙岩楼氏宗谱·序》，第2—3页。

② 韩之锦：《全善仙祖尘下拙律志感》，《仙岩楼氏宗谱》卷31《诗》，咸丰戊午重修本，第2页。

③ 楼克明：《仙岩全斋公幼科金针序》，《仙岩楼氏宗谱·文集》，同治戊午辰（1868）重修本，第2页。

④ 楼岳中：《楼塔往事》，第120页。

⑤ 高艺航：《中国医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⑥ 参见吴榆山：《正说历代19名后》，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⑦ 楼岳中：《楼塔往事》，第120页。

⑧ 陈勇：《民众观念与西方思想史的拓宽》，《浙江学刊》2004年第1期，第93—98页。